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九回 戀美色書生錯配 貪厚贈老嫗求婚

詩曰：美色良金是禍芽，兩圖伉儷競奢華。
牝雞一旦生妖孽，深悔貪癡一念差。

話說瞿穀弟兄們遊春作樂，驀遇二嬌豔婦人，伴著一紅衣女子，從堤上緩步行來。三人佇目看那紅衣女子時，生得十分標緻。但見：

眉同翠羽，齒若瓠犀。玉貌何須傅粉，丹唇豈倩涂脂。舉止輕盈，不讓當年飛燕；丰姿豔冶，宛如昔日貂蟬。行來數陣麝蘭香，盼處一泓秋水溜。

瞿穀見了，不覺眉留目亂，魂揚心搖，一路隨行，不住的凝眸偷覷。劉仁軌忙扯住道：「此是人家處女，兄何孟浪如此，倘彼看破面話時，何以解之？」瞿穀道：「臣死且不避，面話安足辭？」不顧劉仁軌，一直尾後而去，轉彎抹角，追隨三二里地面，那女子一行人下船去了。瞿穀跨上石凳，憑高眺望，那船已漸漸去的遠了，兀自呆看走不。劉仁軌和瞿璿見了這光景，一齊掩口不住，笑道：「好癡漢，那女子不知到什麼去處了，你兀自在這裡呆想，雲低日脯，速宜返舍！」瞿穀無言，隨二人取路回家。行思坐想，徹夜無眠。

次早梳洗罷，吃了早膳，托故出外，直過日午方回。當晚臨睡，悄悄和劉仁軌說：「我日間打探那女子住處，原來是城內留守司前雕佛匠張公的女兒，年方十六，排行第三，我的意思要對爹爹講，娶此女為室。賢弟以為何如？」劉仁軌道：「這事斷然不成，哥哥休想。若與爹爹說知，反討一場煩惱。」瞿穀不悅，逕自睡了。

一連數日，昏昏悶悶，不言不語，卻似著迷的一般，低著頭，只是癡想。郁氏見了，反覆憂疑，不知是甚來歷，再三詢問，俯首無言。劉仁軌付諒這事難以遮隱，暗裡對郁氏如此如彼的說了。又道：「大哥急欲聘他為妻，望母親作主，替他爹爹處方便，成就這門親事也好。」郁氏不答。又過了數日，瞿穀漸加面紅身熱，伶仃病倒。郁氏慌了，將這情節對丈夫說知。

瞿天民道：「男大須婚，亦係正務。然張佛匠一介村夫，門戶甚不相當，怎好與他結親，外觀不雅。」郁氏道：「我也知道張佛匠非吾門之匹，但癡兒心病難醫，非這一劑藥不能解救。今以癡兒性命為重，無奈勉強結姻。」瞿天民道：「賢妻之論頗合權宜，只怕小家子兒女，眼界窄狹，貪嗔狡妒，有傷大雅，誤卻穀兒日後大事。」郁氏道：「這是王道話了。自古說：『皇帝也有草鞋親。』你見那個皇太子決要皇帝的女兒方才匹配？難道宦室富家之婦天生賢德，荊釵裙布之女注定愚頑？世間事，人再逆料不定的。這門親是穀兒心願成就，好與歹他自承受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我與你管他則甚？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你一心慮兒子病重，矯強要成這事；雖如此說，婚姻事自有定數，只索由你張主。」郁氏見丈夫口軟，即央鄰嫗凌婆去講這親事。

張佛匠道：「我等手藝匠作，怎與那富家結親？這話來得不實，莫非凌老嫗來笑話麼？」凌婆道：「婚姻大事，我老人家怎來作要？的是瞿相公為大官人到宅上求親。你若慨允，即擇日送聘禮過來，敢莫是早晚就要拜花燭哩！」張佛匠信其真實，才寫下庚帖，交與凌婆，送到瞿家來。郁氏也不問卜，即日發聘，過了月餘，遇著黃道吉日，迎娶張氏過門，與瞿穀完親。有詩為證：

瑤台燭影耀輝煌，一派笙歌繞畫堂。
無限歡娛當此際，芙蓉浪裡浴鴛鴦。

這瞿穀自合巹之後，夫妻萬分恩愛，那病體不知不覺脫下海洋裡去了。

忽一日，劉仁軌思念父母，對瞿天民道：「伯伯在上，姪兒有一言告稟，望伯伯俯聽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汝有何事，可對我實言。」劉仁軌道：「爹媽去了數載，並無音耗。姪兒欲拜辭伯伯，前去探望，不知可來得否？」瞿天民道：「自汝爹媽別後，彼此各無消息，朝夕懸懸，無由遠達。今汝欲去尋親，乃人子一點孝念。但汝年輕力薄，未經風霜勞苦，我令瞿助陪汝回去。」劉仁軌歡喜，又道：「姪兒感伯父訓誨，頗精翰墨，但逢亂世，功名艱於成就，意欲求伯父藥書帶去，潛心玩索，倘得醫道精通，亦不失為名士也。」瞿天民道：「醫所以寄死生，亦非細事。看汝老成謹慎，天資敏捷，若能盡心搜索，此道自精。汝大兄敏不好學，二兄質樸自守，皆非活變之才，故我秘而不傳。今將所有內、外二科秘方妙訣，並古今聖賢書典，盡授與汝，當用心學習，毋視為等閒也。」說罷，即進書室取一概醫藥書籍，交與劉仁軌。劉仁軌拜受，收拾行囊，打點起程，拜辭瞿天民夫婦。郁氏叮囑了幾句水陸小心的言語，不覺淚流滿頰。劉仁軌也掩面而哭。瞿穀、瞿璿皆哽哽咽咽，不忍分離。瞿天民喝瞿助挑了行李，催逼起行。劉仁軌含淚拜別，出門而去。瞿穀、瞿璿送了一程，自回不題。

且說郁氏自發付劉仁軌去後，心中悽愴，正坐於軒前納悶。

忽見凌婆姪人門來，萬福道：「安人為甚事在此不樂？老身有一樁大喜，特來通知，省卻煩惱，且講正事。」郁氏試淚道：「有何喜事見教？」凌婆道：「本村伍相國廟前有一聶員外，白手起家，做成偌大世界，媽媽莊氏也是中年續弦的。夫妻二人只生一女，名喚掌珠，生得萬分美貌。不期今春這財主死了，媽媽托我老身覓一位奢遮聰俊的兒郎，將女兒送與他，把萬貫家財相贈，只討得個養老送終。想這門親正好與二郎相配，特來作伐，安人可作急成就，不要錯過了喜神。」郁氏道：「據媽媽所講，倒也相應，不知我家官人主意若何？」凌婆道：「討媳婦全憑安人做主，相公跟前力攬掇，自然合就。我老身將這個白老鼠趕到府上來，有無數便宜處：一來二郎受享恁地千嬌百媚的一位娘子；二來頂立他家香火，得了現成富貴，三來又不必大盤大盒費了恁的錢財。這事若成，可知道二官人一生消受不盡哩！」

正說間，瞿天民從外廳踱進來，凌婆站起來道了一個「萬福」。瞿天民回禮道：「媽媽來得恰好，煩勸我家安人一勸，省的啼哭。」凌婆笑道：「正是老身特來解勸安人，順便有一頭親事與二官人作伐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好，好，難得老媽媽盛情，你且說誰家女子，若是門當戶對的，只今便可成就。」凌婆道：「伍相國廟前聶員外的姐姐，不惟人物端莊，又且家道富足，若是低三下四的，老身也不敢來放屁。」

瞿天民道：「這員外莫非混名叫做聶一撮的麼？」凌婆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他喚聶一撮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媽媽，你知道他混名從何而得？」凌婆道：「只聞人人喚他做一撮，不知是甚出跡。」瞿天民道：「這廝出身微賤，幼年在本村富戶家傭工餬口，虧他一味地儉蓄，積攢些資本，販布生理，成了家業。他家裡三餐只煮粥吃，逢著四時八節祭神宴客，才敢用飯。那粥貯著一鍋水，放不下幾撮米，熬成粥時純是清湯，不見米粒，故人取他插號叫為一撮。」郁氏笑道：「這等熬省吃清湯，兀的不餓癯了？」瞿天民道：「那廝生得肥頭大臉，怎得乾癯？此老棄世已久，說他怎地。」凌婆道：「正是這媽媽因員外身故，只留下一位女兒，家下無人撐立，故要招一位兒郎為婿，承受家產。老身特來與二官人說合，補報相公、安人日常看顧之恩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有甚恩處到你，反勞老人家費心。只是一件，那聶一撮家親事，多分不愜我意，煩媽媽另尋一家罷！」

凌婆道：「阿呀，這門好親事尚不合意，那裡再尋富門高似他的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我不因財帛勢利教媽媽另選，但是我學生只有兩個豚犬，薄薄有一分家業。若貪圖財產，使二郎人贅聶家，觀他眉頭眼目，非我之願也。況聶宅平素吝嗇，女兒們看熟了樣子，惟恐器度淺窄，但知量柴頭、數米粒，論小不論大，耐進不耐出，鎮日價瑣瑣碎碎的熬煎著丈夫，被人看輕了，又非我之願也。還有一著要緊的話，凡是人家獨養女子，自幼爹媽嬌養，惜如金寶，縱壞了性子，撒嬌撒癡的貪著快活，日高三丈，兀自高臥不起；鮮衣美食的受用，猶為未足。公姑丈夫處稍有言語，輕則哭哭啼啼，重則懸樑服毒，縱有厚重妝奩，不穀一訟之費，實非我之願也，因此這門親事不必講他。」凌婆道：「相公之言，句句有理。這樣的事，世上盡多。但老身看聶家姐姐十分賢慧，獨處深

閨，衣飾雅淡，天性不飲酒，日惟蔬食，任從家事紛紛，一言不吐，極是個安靜的女子。我老身常在他家來往，每每見他宴賓待客，穿著食用，卻也富盛。便是家下走動男女們，個個豐衣足食，不受凍餓。眼見得那『一撮』是個虛名，不足為據。相公如不欲二官人入贅，老身去對聶媽媽講，待下聘已定，迎娶新人府上成親便了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媽媽雖如此說，我心下大約不願。」

郁氏焦躁道：「日前穀兒說親，也見你多般比喻，憎長嫌短，講了滿載的長腳話。及後大媳婦進門，也不見甚麼小家子氣。今日凌媽媽所說甚是相應，又吐出這一篇兜頭蓋腳的話來，擺不脫道學氣味！你道是量柴頭、數米粒，這是婦人家儉省做家的本等，終不成做家主的不要料理，任憑奴才們偷柴竊米、葫蘆提過了日子？古人道得好：『滴水成河，積少成多。』當初你在艱難不足之中，不是我省吃儉用怎能捱到今日？便是人家嬌養的兒女，出娘門改三分，一到公婆家裡自然不同，那嬌性那裡去使？老媽媽，這親事委實好的，放心說合，我自張主，不要聽我這聖人言語。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我雖不是聖人，卻也識聖人幾行字。安人，你曾見誰家富貴由婦人寸絲粒米省下來做就的？大凡發財發福的人家，一來氣數輻輳，二者人力營為。凌媽媽在此，我說一個吝嗇的比方與你聽。當初汴城有一富戶，晚年生得一子，這老嫗從來吝嗇，凡遇夏天，日因省柴一著，取水放於大日中曬熱，將來洗澡。詎料這孩子細皮嫩肉，著了熱水，腥毒相攻，生了一身天泡瘡，臭爛難禁，不食而死，竟致絕嗣。將一個天大家私付與他人受用，雖然死生有命，也只因省柴之故。還有一家財主，也是那渾家鄙吝。因一小廝多吃了半碗飯，一柴打去，失手打傷了太陽，患了破傷風症候，延捱數日，方接醫調治，也是遲了，一命嗚呼。小廝的爹媽興詞索命，這富家弄得瓦解冰消，才得完結。這又是省米的樣子。故云量大福亦大，不因這些小便宜便立了家業。」

郁氏怒道：「據你講起來，一謎地潑用浪費，倒做了人家？我向前的辛勤熬省，總成虛度！罷，罷，罷！我已後立誓再不管家事，空做冤家，只索冷眼地瞧著便了！」凌婆婆道：「都是老身多嘴，反累安人嘔氣。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我講的一片正理，反生不樂。夫妻們相處已到白頭，終不然為著兒女事至於反目。凌媽媽，就煩你說合成了這事也罷，但日後設有攙前落後時，不要怨懟絮聒我更好。」郁氏道：「你講識幾行字，豈不知父慈子孝、兄愛弟敬？我等待媳婦以理，怕他不孝順怎的？誰來怨你！」

瞿天民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必細說，相煩媽媽就去說罷。」自入花園中去了。凌婆婆拍手笑道：「好一個安人，不枉了女中豪傑。只這幾句著脈的話，相公自然拱手伏降。不是這等，親事何由成就？」郁氏道：「我家相公極是淳厚的，但嫌他有些執板王道氣，講的都是冷話，不覺動惱。日常間我並不曾與他執拗，但這門好親事，承媽媽見愛，倘然錯過，誠為可惜，故只得恁他說了幾句，千萬勞媽媽走一帶，果得親成奩厚，決有重謝。」

凌婆婆道：「安人怎講這話，老身無不用心。」講罷，相別而去。

隔了數日，凌婆婆復來見郁氏，送上吉帖，復道：「日昨老身去見聶媽媽，講及府上為二官人求令愛結姻。那媽媽一天之喜，滿口應允。故令我今日送庚帖來此，任憑擇日發禮。」郁氏單愛著財帛妝資，又不去求籤龜卜，逕自選日下聘。合巹已畢，果然聶氏面龐俊俏，禮度幽嫺，金珠滿篋，羅綺盈箱，說不盡妝資富麗，誰不道瞿家娶得一房好媳婦，都是二郎的福氣。這瞿家的歡喜，且不必說。

再說瞿穀兒兄弟娶得這一頭好親事，人人羨慕，個個稱誇，心下暗想：「當初見了渾家姿色，一時強要結親，誰想是一窮鬼，妝奩何等淡薄！今日弟媳不惟人物豔麗，又且贈嫁千金。深自懊悔，昔年一念之差，忙中事錯。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！」

驀地裡心窩兒不正，對著天嗟恨起來，不住的長吁短歎，悶悶不悅。這張氏是個乖覺的婦人，見丈夫如此模樣，心裡也度量著八分了，早晚溫存詢問，瞿穀初時托辭掩飾，後乘酒醉盡吐真情，長三短四，一一說了。張氏聽了，不覺失聲一笑。

這笑裡不知是甚光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